

小 說 無 敵

我的 小說大夢

文/李崇建

我大學時開始寫作，時序才剛一九九〇年。以現在的眼光看，都是些感月吟風的散文，以及附庸風雅詩句而已。因為旺盛的青春，對於羞澀而缺少行動的青年，最好的出口便是文字。那時候，我以非常大量且快的速度書寫，像老舊的公車，不斷吐出廢氣一樣的吐出傷感的語言。

甚至，第一篇得獎散文，都是暗戀的情書；得獎的詩，自然也是情詩。

但自從遇見甘耀明之後，我幾乎無法再寫出所謂的「詩」或「散文」，那樣文類的東西了。爲什麼呢？因爲我從耀明的小說中，開始領略用文字說故事的魔力。我一方面欣賞著，一方面想要超越他，並且告訴自己，「我也能寫出那樣好看，而且令人佩服的小說吧！」

我開始寫著無聊的故事，每寫完一篇，便捧著成品，等待耀明給予一個肯定的回饋。開始的兩年，耀明總是不吝惜的賞我一面波浪鼓，一顆頭節奏的搖擺，嘴裡指點著：這裡、那裡不適合。直到九七年，當兵的耀明回東海過聖誕，夜裡對我的手稿沉吟再三，良久才說，「我終於看見你寫出一篇不錯的小說。」那篇隨後得了教育部文藝獎。

我開始做起了小說夢，腦漿像是一鍋燉爛的豬頭肉，咕嘟咕嘟，日夜不停冒著小說題材與情節，但是實際完成的卻相當少。

我隨後辭去工作，想要專心寫作。從某個角度來說，有點兒像《大亨小傳》中蓋茲比的美國夢，對「小說夢」有十足信心，深信可以將夢想化爲行動，足以藉此養活自己。我腦海裡閃爍著耀明給予的評語，彷彿柏金斯寫給費茲傑羅的信，「你具有偶然往天空一瞥，便能傳遞出永恆感的才能。」一個年輕人，對小說創作的大夢。

這個大夢，其實只是一場誤會，一則文學環境不如以往，一則謬視自己的能力，靠寫作餬口，已經不是一般創作者能達成的任務。尤其，將小說創作當成玩票，和當成正職，心裡的狀態很不一樣。放棄一般的工作，意味著每天必須悶在家中埋頭苦幹，對著枯燥的電腦對話。當退稿不斷，文學獎槓龜，一連串悲慘事件來臨，又無米可炊時，真是非常難熬的事。

我終究工作謀生去了，但是寫小說這

件事，絲毫沒有停頓下來的意思。尤其當我教書之後，寫小說的本事轉換成說故事，有相得益彰之效。

二〇〇三年，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出版，心裡很感謝出版人朱亞君。但對自己而言，似乎是像吃飽了要來客甜點一樣，很自然而然必須走到這一步，也更努力的想要在小說創作上努力。然而，這已經與當年的小說大夢有所不同了。

很多人說文學已死，小說消亡，因爲文學環境變遷，閱讀人口不再。我的看法卻很樂觀，一如股市逢低買進的想法，正是小說創作可以朝向更多元嘗試，更多發展的契機。何況，仍舊有很多小說家受到讀者青睞（一如網路寫手），受到評論家注意（如真正有實力的小說家）。而出版社與地方，持續史無前例的支持與獎勵小說創作者，不斷出版與獎助，這顯然是小說家的福音。

加上台灣政治環境的特殊，充滿產生好小說家的條件。看來，現在的台灣，正是可以小說家創作「無敵小說」好時機哩！

